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一

錢唐張雲璈仲雅

篁中榭唱隨集跋

丙寅秋予自廣陵還鄉上冢寓西湖陵苕僧舍高邁庵表弟出示篁中榭唱隨集一冊葢其繼配汪孺人沒後邁庵輯平時閨中唱和詩詞如干首以誌悼亡之痛者也予反復讀之覺其外無滯機中有神悟不惟無闘閣結習直爲放曠之士朋遊之流所不盡到者足徵胷次開朗雖處困境不爲境困似宜生平無所疾苦偕老於君子乃忽得沈溺

重腿之疾纏綿累歲未下壽而逝邁庵所云不止三反者是殆又一反也宜邁庵之輾轉縈懷過時而猶悲也雖然予抑有進者邁庵元配沈孺人結褵甫三載冰絃遽斷今汪孺人與邁庵爲閨房師友擊鉢分牋樂數晨夕大抵人生富貴利達可以不擇人而有獨此風雅之緣蕭閒之地又復伉儷共之求之百人中不能得一即得之亦不能久實爲造物者所忌而邁庵居然享之至於二十二年且得藉以不朽其良耦邁庵亦何所不釋於中哉孺人之孝慈戚黨咸知之惟所著或未盡知謝道

藴柳絮之才鮑君徵香茗之賦得邁庵表彰之孺人此心固已大慰於冥冥之中矣孺人慰而邁庵更可以自慰矣予與邁庵同抱騎省之戚然予妻稚孺人生富貴而死貧賤旣呼負負又無能爲此表彰反袂拭而有餘慟焉其何以對邁庵而不生慙汗也乎

跋解春集

錢唐馮山公先生景爲文精悍之氣不可偪䙡然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不爲妄發博奧其餘事也康熙戊午薦博學宏辭不就在京師館項侍郎家有司營宮室梁需楠木難之有議請易大成殿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爭之事寢名震都下尚書物色之而先生旋遯與同里汪給事煜湯少宰右曾同學交密汪掌登聞鼓先生移書謂天高聽卑賴此一官之設爲達情宣德上下通呼吸之樞關戒以毋壅閼下情湯由編修改刑科給事中先

生又移書謂足下才氣過人矯矯自命非不能言與不敢言者也而又移官於得言之地遭逢不諱言之時不宜隱情惜已於是汪有災地擇官河工汰冗死刑肆赦三疏湯有積貯本計監守侵盜二疏又粵東所報賊焚劫村莊殺掠男婦督撫提鎮置之不問湯又有特劾粵東大員一疏二人皆不媿言職亦激於先生之勸也事見杭堇浦太史道古堂文集舊有幸草十二卷焚中集十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卷雕板燬於火今盧抱經學士文弨先生外孫也料簡遺集久未付梓吾友仇荔亭司訓為詩

云金玉斯文不可渝起衰大力竟何如盧耶枉説精讐校不刻山公一卷書學士覽之瞿然即竭歷梓行其序言里人有誚予不爲公集謀梓者泚然汗下即指此事也今刻止十二卷中有向未梓者總顏之曰解舂集然如杭集所云三書集中皆無之知其散佚者多矣惜哉

張芑堂廬墓圖跋

家明經芑堂不忍一日死其親既卜葬祿里山復築丙舍其側以致思慕其友方蘭汝爲之圖今年春予自揚歸營先人窀穸窩葛林園芑堂亦自海昌來止此相見甚懽出示此圖名人題詠幾徧復屬予贊其後嗟乎予則何可覥顏與題芑堂之圖哉有先人敝廬不能守棄而僑於揚州中間之燕之齊南北奔走老大無成迴望故鄉烏棲無託歲時上冢雖偶一歸而去之復不旋踵即今負土廬墓會不能奉一日之祀又將遠行以視芑堂縛茅

牽蘿依佳城以終白雲在天青松滿地慰春秋而懷風樹展卷未畢悲汗欲死雖然覽斯圖者孝弟之心油然以生他日誓欲持數十口渡江而南構一椽以蔽風雨往來南北兩山之間門闕長西蒸嘗無缺所以觀感興起於仁人孝子之前者未始非芑堂成之美也此芑堂示我之微意也爰識數語質之芑堂以爲將來左劵芑堂亦哂其言而憐其志否耶乾隆庚戌三月中澣

春宵燒燭圖跋

天下有意如是而跡本如是者人得按其跡以知其意有跡如是而意不必如是者人不盡知之已亦不能盡言之必俟他人有以代乎言而其意始見嘉慶辛酉圖雙峯先生以翰林侍讀觀察楚北需次之暇畫春宵燒燭圖層闌曲廊外植蜀花二株兩女子擎羊角燈於花下先生炳燭當檻坐蓋取東坡海棠詩意見之者鮮不謂先生流連景光比之以寇萊公宋子京一輩人而不知先生之意固別有在也先生平時慕東坡之爲人東坡於元

豐三年謫居黃東風裊裊一詩正黃州作也先生
銜　命來楚思得宦轍至黃一追東坡之流風餘
韻履雪堂而步臨皋想見當日網魚謀酒之樂故
取詩意以寓諸圖此先生之本志也考編蘇集者
此詩後即係以別黃州之作蓋東坡於元豐七年
四月量移汝州此詩即作是年春無疑次年即知
登州旋內召由是而知制誥侍邇英連守杭潁揚
三郡入爲兵部尚書如是者十年東坡生平際遇
無逾於斯時者在黃州五年去黃時年四十有九
而先生今年四十七與坡居黃之年相上下似亦

有默契者事固未可以逆料也然東坡之至黃也以謫先生則遭逢　聖明膺特達之知豸服朱轓牽襜帷而涖止建牙開府於焉是基又豈圍練之責所可同日語哉或者曰黃於諸道中官最瘠先生意在黃乃先生之自下也是又不然先生世秉清德何地不足見臨民之操遽屑屑焉衡量於貧富間亦淺之乎測先生矣抑雲璈竊有喜者使先生如東坡之例以次至杭必將節制吾浙再繼坡公之績而其時雲璈以部民入謁戟門花時置酒重展茲圖追維曩昔非獨鄙人之幸是亦先生

所樂也爰謹述其意以為他日之證云時嘉慶辛
酉嘉平望後六日

閩秀朱兩華畫扇石刻跋

乙丑春德清徐甥葭室來貽予許氏所琹梁山舟表兄跋其邑閨秀朱兩華畫折枝海棠便面石刻稱其生秀圓潤出文淑惲冰一流之上其所詣可知已予見跋而未見畫有餘慕焉憶往客楚北在友人寓齋見陳氏女子雲珊畫冊十二葉心高不過六寸寬又減其一皆著色花卉無不精妙中有荷花一幅止一蘂一葉而葉已滿其幅鮮翠欲滴蘂則循邊而上亭亭出水其下荇藻交橫鯈魚十數頭出沒不定令人對之有濠濮閒想非胷中具

百頭風潭氣象未易有此筆妙也不知兩華之藝
能與頡頏否雲珊有自題一絕云碧池風動鏡奩
虛乍見紅芙出水初只恐鷺絲容易到蓮花葉大
好遮魚亦儁永可喜因朱氏便面而類記之以附
梁跋之後

跋學士梁公隨錄稾

右卷爲山舟學士隨筆摘錄之稾其從孫久竹明府因而裝之學士書法加日出榑桑照耀天下名且逾於海外兒童走卒獲其片楮皆知藏弆矧士大夫乎又矧其子若孫乎生平隨錄之本甚多大半爲人所竊向有屬辭篋舉一書手自刪稾復命久竹以精楷寫之後并清本底稾胥失之以無刪本此書遂佚久竹至今以爲恨嗚呼是誠可恨已此卷雖非所經意然寸羽片玉皆吉光崑山寶氣不可磨滅亦見後嗣零星掇拾不使先人手澤淼

毫湮沒其賢可知也以未署款故贅數語於後以

歸之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小雪日

跋外祖梁谿父先生手書詩藁後

外大父谿父先生手藁接山太守裝而藏之先生素不以書名亦不爲人作書故傳者絶少向有詩藁數束接山幼時曾見之後亦散佚僅餘此藁書法蒼勁樸茂宜接山之珍若鼎彜也佳城在西湖葛嶺下詩所云破土者卽此先生雖極人臣之養然自以諸生終立意於北山卜吉前孤山後葛嶺隱然以神仙處士自比時已受一品封墓道應列翁仲羊虎之屬而無其地方躑躅間一日舅氏文莊相國自都門寄一劵至乃唐氏棄地而質於文

莊者規其處適當門闕前先生大喜以爲天賜也卜遂定此雲璈素聞於山舟表兄者今讀詩悉合事亦奇矣因敬觀而附記所聞於後時嘉慶二十五年長至月外孫張雲璈謹跋

跋舅氏梁文莊相國手錄蘇詩本

相公書法早年師文待詔終致力於顏魯公此似初由文入顏者故端莊中時露秀逸之氣平日所鈔書成帙甚多是本止一冊無起訖蓋其未竟者接山主人襲而珍之不忍先人手澤稍有零落也雲璈生也晚不獲藏弆隻字今見此冊仰感渭陽有餘慕焉道光紀元辛巳上元後四日外甥張雲璈敬觀并識

跋趙衡士所藏梁山舟先生書札卷

古人碑帖簡札居多以其隨手所作自在流出故神韻天然衡士參軍取山舟先生所與書稾既勒諸石復裝疊蹟成卷先生筆札妙天下求書徧於海內獨書札非其親故不可得故尤可寶卷中辨喪服一書更有關係雲璈與先生爲中表兄弟又久客外三十年中魚雁往來所積盈一篋後遠宰楚南亦攜以行簿書鞅掌久不省視一日檢之盡爲白蟫所蝕無片紙存悒怏累晝夜幾廢寢食甫一月而先生訃至矣豈神物隨而俱化歟抑亦先

幾之兆也今僅存先裝之一冊及後寄數函而已生平恨事無逾於此此蘅士見示此卷棖觸於懷迴憶昔年絮語重疊千里如覿面今人琴俱杳悲從中來因觀此而附記之愈以見茲卷為難得之數也已

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金君彙其家藏簡札成冊見示首列先大夫手札一通爲之目瞿并知我兩家先世交誼之厚吾輩復得過從無間淵源洵有自也雲璈少孤露隨侍日少手澤無所存今得觀是札有餘慕焉冊中除先輩親炙外半皆舊識而歸道山者已十之六七若非有心者蒐羅什襲幾何不隨煙雲之過眼知非獨爲先世酬酢用深意於其間也因敬觀而附數語於後壬午三月三日

再跋金桂堂尺牘冊

桂堂旣彙其先世往來簡牘成冊復取戚友通問手札裝之其於筆墨之緣可謂深嗜而篤好矣乃惡札如鄙人亦儼然厠於其間展之顏汗昔人論五律云如四十賢人雜一屠沽不得惟書亦然今毋乃屠沽我乎是擇焉而未精也旣而思之亦有義焉名花雖貴其下必有緣莎輕蘚以相掩映夫緣莎輕蘚得相雜於名花之間亦莎與蘚之幸也故始媿之而終安之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翰林編修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今年春先生曾孫善揚裝其詩卷自吳門郵示距宴時已三十五年矣卷中惟大興朱相國原唱先生和之王韓城相公又和之韓城固先生督學時所拔士也通卷爲山舟梁學士所書此外別無篇什豈以德高望重未敢易於語言也善揚屬題卷端無論雲璈不文未可佛頭著穢且諸大老在前山舟學士尚錄詩而不敢有所作雲璈何人貿然奮筆豈不妄甚然賓筵鉅典故老風流數十

年後尚得見其詠歌如親盛事不可謂非厚幸後二十年丁卯山舟學士亦踵其事　殊遇有加同憶錄詩時似非始願所及蓋均有數存乎其間不可彊也亦惟厚福者有以致之非倖邀也雲璈與公子閬齋廣文交有年本居羣從之列亦何敢覽無一言因謹識其後以歸于善揚道光二年壬午閏三月

徐少宗伯詩卷跋

德淸徐蘋村先生以侍講家居循陔不出
聖祖仁皇帝南巡即其家累晉至少宗伯海内榮
之復享靜圃尚書潔白之養年逾九十福壽之隆
莫與倫比有道貴堂集行世此卷殘稾爲先生曾
孫恕齋廉使裝潢據跋云有數卷葢當時分與子
弟輩藏之家塾故星右得至今藏弆焉吾見世之
子弟於先世著述漫不經意往往散落於煤炱蟫
蝕之餘者葢不少矣更何有於零牋剩稾乎此以
見徐氏懷祖德於數世之後爲難能而可貴也屛

右於世次爲先生來孫之子爾雅謂之晜孫余之
彌甥也喜其能守謹識數言以歸之道光壬午七
月

汪水蓮先生眞蹟跋

水蓮先生工書法而當其時名不甚著迨後漸知什襲今則零縑賸楮皆如拱璧而已不可多得矣是幅無款梁接山太守得而珍之雖頹筆生紙而精氣奕奕可貴也雲璈三十年前會於許氏見先生手錄摘本十六冊作小行楷并用朱圍校定精整可愛索價甚昂窘不能售不知後落誰手至今有餘慕焉先生淡於進取雍正己酉當拔貢士人爭欲得而忌先生名如讐先生引疾不試學使者廉知之怒督校官促以來卒拔之並促其隨牒入

都先生謝之而終不行先中丞受業門下後當道其事其品誼可想見卽所書劉西江一則正先生自道也

孔谷園書冊跋

近時論書者多云南梁北孔謂山舟學士與谷園舍人也學士有與孔谷園論書十二則多推崇之刻在嘉善謝氏望雲樓其造詣可知矣孔公親炙天瓶尙書之門尙書宗法魯公駿厲嚴肅孔公得其神似是冊爲德清徐氏家藏爾甥星右雅好翰墨從而裝之孔書石刻行於世恐精湛終不及此墨蹟也其小楷能懸腕書尤稱絕技梁孔書雖齊名然持論亦有未合大都梁用弱翰孔用彊筆翰弱則力全用於腕筆强則力半藉乎筆余嘗合而

較之梁性靈在功夫之先孔性靈在功夫之後性靈勝者如仙功夫勝者如佛人樂於遨遊四海而憚於面壁九年亦自然之情也世之善書者或是余言

跋汪水蓮先生眞蹟

先生書法得蘇長公之神然東坡非佳紙不書余所見先生書多生紙此幅亦然而局勢寛展墨色不暈不枯非腕力未易臻此惟收處多渴鋒則紙之使然若得佳紙更不知若何豐美也㫖由當日求書者未明作書之道以生紙漫求之而先生亦漫應之殆東坡雞毛筆之意與

簡松草堂圖跋

予昔有三影閣圖高邁庵表弟融會張子野詞意而爲之者後又以簡松名其堂未暇圖也一日金君芸舫遣送長卷至乃倩徐君硐爲畫簡松草堂圖兒贈長松十八草堂居其中茅亭峙其右雲水竹石景物幽邃筆意森秀芸舫之貺我良多矣憶予去梅東而客揚州家無一椽歲時上冢偶一來歸多寄表兄梁山舟學士廡下或寓湖寺如是者逾三十年後遠宰楚南又十餘年既解組始典屋於城東之千步廊卽梅東故里心甚安焉不二年

其主贖劵以去遷於紫金橋又二年抱西河之痛遺逋盈萬所居將不復能保不惟三影之閣久託空言而簡松之堂更成虛願老至耄及身尚萍浮欲如茲圖竟復何日芸舫蓋深憫之而以此示其意與抑厚望之而以此此善爲頌與噫可慼也尤可嘅也道光癸未長至月

馮刻名人尺牘跋

表兄粱山舟學士購前名人及　國朝諸老尺牘至七百五十餘家萃半生之心力集一時之大成此學士生平最賞心之事余所目擊欲刻未暇金陵馮鳴和假其本擇尤者而上之石馮君於書法深故其鉤摹及氈椎之妙迥出時手茲帖又屬自爲藏弆之榮非因人役者可比故神氣奕奕照人眉宇學士能聚之而未及傳之而藉馮君以傳刻成學士尚爲之跋在歸道山前止兩月其有功於學士甚鉅其有惠於藝林者更不鮮也今諸墨蹟

為文孫輩分守雖什襲其家欲出而問世其勢甚難焉君茲刻豈非吾黨之薪傳佛家之龍象乎因喜而附識於後道光丙戌夏日

馮刻頻羅庵帖跋

山舟先生手書徧天下如珠玉之不脛而走藏弆而摹刻者正復不少其裒然成集者吾所見濮院陳氏之瓣香樓海鹽吳氏之青霞館餘末之見今得鳴和馮君所刻而三鳴和摹先生之書極多自先生沒後世之寶眞蹟甚於辨才之藏蘭亭祕不可見鳴和獨出所有勒石以公同好賢於辨才遠矣鳴和金石之功其最著者莫如得楊忠烈公劾魏奄二十四大罪手疏稟并乞先生補後四大罪之缺出巳貲上於石其闡揚忠義豈尋常臂次所

有耶平日於先生書心領神會故一涉手而精氣溢於行間瓣香樓帖亦其手刻皆可寶也道光丙戌早秋

松陵四子遺像跋

吳江翁君小海搴其鄉先輩計東顧有孝潘耒吳兆騫四先生遺像郵示謂之松陵四子展視奕奕有生氣洵爲入神之筆四子者其出處不一其懷才不得志於時則大略相似其人或甘沈淪或遭罪譴雖潘稼堂太史入金門上玉堂受

聖主特達之知以爲可吐才人之氣矣而少攖家難流離顛沛仕亦旋斥所謂詩人例窮不知誰捌之而誰主之也夫天下豈獨四子然哉松陵亦豈僅此四子哉天之於此數人分其靈淑之氣以生

之畀其沆瀣之菁以成之乃與其才與其識而獨不與其遇改亭有經世之略論事能動史閣部雪灘亦遊陳黃門之門稼堂從數千里持嫂氏遺骸間關以歸是皆抱經濟負血性能爲人所不能爲未可僅以詞章目之即漢槎之賦能邀　睿賞而不蒙雞竿之赦豈天生之而忘之而又忌之耶不惟忌之且摧折之困苦之以瀕於死不知天之有意歟爲無意歟直不若予以庸庸之福爲世間不甚愛惜之人何苦顛倒其局以動後來者之咨嗟太息此翁君所以不平而圖其像也雖然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而四子至今在人耳目似亦可以無憾矣嗟乎世固有如四子之才有四子之齒而并不得如四子之名者是又望四子而如在天上也尤可嘅已翁君名雒閒其購求四像而手摹之閱五寒暑而後成誠有心之士云

前乎此松陵四子爲董二酉吳炎潘檉章張儁皆罹莊史之禍著作多不傳由其無識而入患難未可與後四子比矣 自記

跋竊憤錄

南渡錄一卷竊憤南渡錄一卷續錄一卷鄰泉黃君客蜀得之蒲坂崔東甫因借錄之書署辛棄疾著專志靖康之禍以鈔本訛脫屬予共校此書予早年曾見槧本但名竊憤錄無南渡字樣此二帝北狩事本與南渡無關今槧本已不可得無由校證然書實僞造嫁名幼安者也按其前後似是朝夕隨侍者所日記故纖悉畢載非後人追敘者所可詳幼安初爲耿京書記奉表南歸隨官於朝累至安撫使既未扈從後亦無使金事且綜核二帝

蒙塵事經三十餘年之久亦非一人一手所可紀述書謂帝后之外惟金人監視而左右更無一人又誰知之而誰記之耶前數十葉尚具史筆後則俚言俗字隨手塡入殊不足觀豈幼安之所爲哉所言絕無諱飾如骨都及利澤之無禮於朱后守衞之無禮於鄭太后知軍之柳條鞭帝及帝后死狀豈是爲尊者諱之義亦豈本朝臣子所忍言是直肆口爲快尚何織憤之有卽金之待二帝亦未必如書言之酷他日尚肯歸韋妃何至虐遇若此卽韋妃之爲蓋天王妻且生有女本無明文書多

曲筆文致之尤爲汙衊獨不畏高宗聞之乎至移雲州移五國城移西均州又移昌源跋涉六七千里皆徒步此常人所萬不能況貴人乎果爾則上皇不待五十四欽宗不待六十而早崩矣其餘帝年及紀年之舛錯多與正史不合至謂土像起立寺僧因果之語更類俳優小說尤可哂已意必宋故臣而不爲其主所眷遭其廢斥故作此讆言以寓醜詆是乃幼安之罪人倘敢竊其名幼安當含怒於九京矣自靖康元年正月至二年二月二帝北狩之前或有記其事者後遂因而續之亦未可

知總之不可盡信也且名南渡錄又名竊憤南渡錄亦無此體例

王文成公墨蹟跋

王文成公家書墨蹟二通一爲上其父書按公父華爲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禮部左侍郎以公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尚書旋罷時公爲兵部主事蓋自都寄家之作也一爲寄其弟書蓋正德十一年巡撫南贛初赴任時所寄也史稱公好言兵故書中每慨切時事其後卒以功顯雖時勢爲之亦良知之本量耳是冊芸舫金君所藏有李武曾珍藏印又有朱竹垞珍玩曹秋岳鑒賞印疑即李氏之物或入於朱流傳三百餘年而紙墨如新

精氣奕奕洵可寶已

桐槐舊館跋

外大父谿父公江上舊廬有桐乳齋即鳳巢書屋也後移城中仍其名而不易又古懽書屋相國舅氏文莊所葺也以庭有老槐取周禮注意以槐爲懷後接山解郡歸就其基重葺之改爲鵷雛山館爲琴娛室然桐與槐今皆無有矣星子向有桐槐舊館圖山舟表兄題其卷端初非爲二地設星子以其適有桐槐之名追念祖德緬懷前型重裝之以示不忘其於堂構之思深矣且屬余識之因思鳳巢書屋向亦有圖爲倪黃門稼疇筆久經失去

乾隆乙巳秋余偶在無錫嵇氏甥館於故簏中得此圖怳然者久之不知何年流落嵇氏喜其完好無損亟歸於山舟先生屋故在南郭外荇孝巷占鳳皇之麓松房三間前臨大池碧梧翠竹環植左右兩舅氏讀書其中吾母每言於余故心識之先生亦快獲故物黃門有題句即用其韻紀詩二章余亦和焉迄今又四十餘年此圖亦不知歸於何處因星子索題而附及之亦一時故實也道光丙戌仲冬

南山紀遊圖跋

南山紀遊圖者吾宗晰雲自畫其西湖之遊而并爲之記也想見行纓所至淸興浩然畫既入妙而文又足以達之誠水經注所謂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者矣西湖爲浙西之冠四方遊屐麇至每慨生其地者牽於人事之多乖且苦於濟勝之無具歲僅數至月一至而已兼以重闉之隔歸櫂匆匆遊情爲之不暢翻不若遠客之寓居湖壖朝霞夕煙日在眉睫芒鞋竹笠徜徉兩峯三竺之間經時始返而西湖之勝不至僅

得其皮毛矣還而問諸城居人容有不能舉其地者亦可笑也予更老嬾不能從事於斯觀畊雲此卷不能無慙因慙生羨因羨生妬而不禁神往於其間也

必報德齋跋

以德報德聖人之明訓也然而報亦綦難矣或格於時而不得報或絀於勢而不能報伍子胥雖得志於吳而江上之漁人瀨水之女子亦何從而報之淮陰若不遇漢高則漂母之千金亦何由而報之報且甚難又安可必顧其心終未嘗一日忘也有必報之心自有必報之德其時與勢則天爲之而其心固無媿也家更云以必報德顏其齋其猶是心乎更云曰然遂書之

余秋室學士畫冊跋

秋室學士善畫尤工美人每學周昉貌肥予見孫懶雲通守所藏閒敲棋子落燈花作闇夜景又梁接山太守之楊妃病齒圖豐豔絕世器物之屬工細入妙然平日不輕爲人作予求之數年終不可得至花卉多少年之作流傳更少此時望之皆如天上矣此四幅梁君弓子偶於門攤得之當日自是成冊後散失所存僅此弓子更以學士自書落花詩七章續於後而裝之可稱三絕今所琹憶漫庵賸槀此七章無之因附錄於後

年光獨與賞心違景物誰憐過眼非芳草細塵
寒食路碧苔流水釣魚磯短牆白日游絲靜深
巷斜陽燕子歸桃李不言春自老安排祖帳別
芳菲
餞別芳菲酒一瓶輕紅小白各飄零初辭舊蔕
猶勝葉遠逐回波恐化萍畫架池臺閒綵索紅
羅院落冷金鈴遊人莫問元都觀寂寞空餘百
畝庭
百畝庭中萬點春蒼苔滿襯不沾塵還疑倩女
全身幻不信徐妃半面眞煙冷獨來橫笛客月

明頻悵倚闌人芳時已過休回首更欲憑誰問

錦茵

不是東風有雨般世情同賞不同看開來錦障

方誇豔墮向泥塗便覺寒趁雨還應歸別澗隨

風未肯出迴闌等閒評品原無定涸席休嗟得

地難

共受東皇一點恩可憐枝葉可憐根春風自濺

紅綃淚暮雨誰招紫玉魂深院鳥啼閒白晝小

庭人去又黃昏莫嫌時節無車馬寂歷林亭好

閉門

寂歷林亭思悄然幾回喚起曉牕眠凌空句綫飄香雪蹴地迷離散紫煙金谷漫傷傳臘節玉鉤誰弔賣餳天東皇一去無消息燕子春風又隔年

卽歲韶光已後期每憐繁豔費相思酒杯自照春情淺香篆徐銷晝景遲風磴吹衣愁片片雨牕伏枕夢絲絲綠陰濃盡無人問一任流鶯過別枝

跋丁隱君祥符寺陁羅尼石幢歌長卷

道光丙戌季春下澣偶過黃君蘇泉出示所藏丁龍泓隱君祥符寺陁羅尼石幢歌長卷詩如神龍天矯之而挐攫書法亦如老乂展觔掘強可喜幢爲唐胡季良所書按湖州天寧寺亦有季良書尊勝陀羅尼石幢見朱竹垞太史集季良之名見於宣和書譜第曰處士惜未詳其里貫曝書亭集言季良金石之文不及祥符寺者葢太史未見此幢也蘇泉重裝是卷予得讀而附記焉距先生書此時已六十七年矣詩載魏春松侍御所栞硯林集

中

步實齋所藏馮實庵都諫手札跋

南卿周兄出其師馮實庵都諫所書額並尺牘見示都諫以實自踐而又以實教弟子其處已以處人者概可知矣都諫於嘉慶甲子乙丑間主西湖崇文講院南卿爲其入室弟子齋名步實承師學遵師訓也都諫雖晚達自翰苑屢改官諫垣而意致恬退不汲汲於仕進又風骨峻邁不肯依附要津隨作急流之退立朝未久中外惜之予與都諫有同年之雅會於梁溪解后嵇氏甥館予識都諫而都諫固未識予予不自言譜誼蓋不欲貧賤交

攀附龍鳳也迄今都諫之歸道山已二十餘年可
慨已都諫以文雄於時門下士多成名宿南卿其
尤著者觀其不忘函丈寶此數行之墨懃懃懇懇
有追慕餘思可不謂加人一等乎予又思人生踐
履無一不當務實獸至文章一道又必運實於虛
昌黎之言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所
謂氣者虛也由虛而實則百脈動盪萬竅玲瓏矣
都諫之教文當必如是南卿又得師傳而雄于文
者故旁通之以質焉南卿以爲然乎其未然乎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一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二

錢唐張雲璈仲雅

祭外舅嵇相國文

維年月日子壻張雲璈率男外孫裴謹祭告於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外舅嵇文恭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之靈實河嶽之英惟公之升爲日星之精故望中台而人皆驚其逝騎箕尾而公未墜其生公之仕宦飈馳雲翔公之入相麒麟鳳皇六十年來如長檣御風而不見其欹側雖偶有挫抑亦如日月之眚而無損乎淸光　兩朝

元老一時首輔
帝心簡在如肱與股世其美則繼跡韋平專其業
則希蹤房杜知之者固識其積德而累仁不知者
或以爲承華而襲廡其立朝也干之則凜若秋霜
接之則和如時雨故比肩而事者亦或疑公忮公
然卒歸於丰采畏愛而莫之敢侮凡在公之行事
咸中外所共睹實史乘之增光縱侈張而何補惟
予小子所雪涕不止者則在一己之私情而難忘
乎飲食教誨之得所昔我作贅初登公堂年未弱
冠習禮趨蹡于頭紫翦十事烏瑠惠攏之下蓉湖

之旁扁舟往來居然堦鄉公方在養婉容愉色豐貂采蘂斑衣饋食我來甥館從容侍側執經史以問難舉前修以爲式弛矜莊而善謔亦銜口而猝臆丁亥之歲服闋還京我送河干柳色方青詩如梵夾咸送公行我亦繼作以訴離情公顧而笑獨賜和賡詩猶在篋心實爲怦三載而還我叨鄉薦偕計春明重相謁見公時小謫華堂淸讌喜我科名懽溢於面謂文章之有神詎骨相之終賤秋卷裝而空投春風坐而弗偏別頭罷試鬋鑅連年無騏驥之可託徒鸛雀之堪憐公雖知其賦命之多

薄猶策其力學之逾堅惟不肯待人以不肖雖以
相公之貴絕無非分之請與他途之緣故訓勉之
下未嘗不勖之人而慰之以天公之無私大率類
然嗚呼此景如在目前近歲以來喪我慈母營葬
錢唐拮据在手不踏京華七年而後每念高年神
馳左右昨歲公車復睹黃耇素髭有光大宅生黝
察公神明期頤可壽何圖一載睽違未久書方迢
遞而來杖已逍遙而負　九重震悼百僚奔馳
飾終令典毫髮無遺公在泉原憮慰可知所惜者
乞骸之疏屢陳遂初之願竟絕有畢生廊廟之餘

榮無一日林泉之可悅　君臣之義雖全骨肉
之情終缺即今沙路虛燈麻衣被雪弱女慟哭於
江濱戚友含辛於城闕公乎歸來奈何此日靈其
有知能無鳴咽尚饗

代王某祭兄文

嗚呼皇天不憫降禍我家著雍之歲庚子日斜亡我家督忽馭靈車原鴒鎩翮荆樹摧花爲位而哭凝望天涯有心如結有淚如麻六年於此茹痛有加兄住江城我居海國兩地羈愁一官微職分聽濤聲同看雲色鳥蟀爲年鱗鴻寄墨身隔春秋心無南北昔兄綺歲羔雁逢迎不脛而走溫石之名蓮花晝永晝戟香清兄於其間筆硯縱橫壯而應官趨蹌步武馳譽長淮拔才大府蘊未全抒仕原非膴僎不同升噲坌爲伍兄崇明德我與有光兄

加餐飯我心爲慶羌兄纔周甲其身康彊方圖永保百年可長何期示疾五月而喪平柳生其肘豎入於肓座隅鵩止天邊鴒翔聽猶風雨兒已參商孤兒血涌嫠婦頭搶兒丈夫子桓山翼四當兒設時又折其次伯兮叔兮各承先志東粵南閩一行作吏奔走是効皆不在侍至於大故惟賴其季其季克家堂構堪承承兒之後舊貫是仍夙昔鍾愛今日賢能我遠閩之悲暮交乘終制以來又三寒暑喪猶在堂丹旐未舉昨季書來向我商語羅剎千里江路修阻全家於揚歸殯無所兩兒遠宦歸

日雖齊爰奉母命卜地城西諏吉某日安此庚泥
平原幽壙其靈可棲年年麥飯來薦棠梨尙有先
妣停喪會稽他日筵穸請有所俟我悲其言潸焉
出涕大江之中金焦若螺兄昔提挈往來迢遞朝
霞夕煙於焉吟眺紅橋花藥精魂所繫葬兄其間
佳城無替在昔古人已有其例朱邑桐鄉前事可
契所可哀者白頭孤弟殮不憑棺窆不臨竁永絕
今生空期來世執紼前夕寄此酸辭靈筵展讀以
侑奠卮并勗孤子大事維持爾兄不在爾其愼之
靈兮不泯尙或鑒茲尙饗

楊甥哀辭

乾隆丁未仲冬三日予遭先慈之喪氷雪苦山中不省外事越兩月忽有叩門投函封者甚急乃錫山姊氏手書而楊甥爆之凶問也予方在喪次不獲越江憑其棺悲悼無已甥爲吾姊長子父苞文早世甥時甫六齡有姊十餘歲弟二歲無何弟又殤姊氏飲氷茹蘗二十年來次第爲子女婚嫁且抱兩孫姊亦近周甲人方視爲蔗境之甘而不意天之慘毒尚如初之甚也甥襁褓中患瘍比長彌劇醫師速其效凡黃堊五毒之劑攻療太過蘊溼

之氣內著於肺瘍雖平遂得痰喘疾每作則兩目瞪張竟晷不下喉間聲如沸釜危坐不得臥者累日夜讀書中廢然長於心計有所謀畫輒能先人戚友中多樂與之遊家雖貧賴以楮柱最後患咯血聞吾母訃慟哭病轉增先是姊氏來揚州視吾母病既視殮欲歸而京口阻淺帆檣如林不能通一葉甥日夜盼其母歸聞道路之難屢札飾言病愈狀以緩其行然時時北望痛哭曰母不歸恐不及見兒矣姊既至家喜甚猶強起一夕血忽盆涌氣上逆不可止枕母臂遽卒實丁未十二月二十

一日也距姊歸僅五日嗚呼苞文以咯血死甥亦以咯血死苞文之死年三十甥之死亦年三十父子前後如出一轍而吾姊一身上下獨當兩世之囏死者已矣而生者可念生者可念而死者愈可哀已乃爲辭曰

風饕雪虐血淚凍麻衣歷體寒鐵重急步打門訃音送喪我宅相益我痛豈爾父之欲汝從於地下兮何不念汝母之伶仃卽我母平昔之憐汝兮何不救其死而保其生汝母哭汝兮汝不悲婦寡兒孤兮胡以家爲哀人生之無辜竟塋獨而若斯謂

魂氣無不之乃汝則冥然罔覺而漠然無知

王君晚香哀辭

乾隆戊申五月十九日山陰王君以疾卒於揚州邸舍靈祇告凶奪我喆士賓從一哭風雨奔馳碧落有侍郎之牘緑雲非處士之遺嗚呼哀哉乃為辭曰泉路空遙夜臺難晝珠樹蘼塵玉魚沈甃止隅之鵩何來過隙之駒偏驟推知命於達人竟難期乎上壽敢累德而述懷實摛辭而無疚維君龍鳳名流紱鏤望族學本青箱門非白屋綺歲芬蘭華年映玉陸從典文硯之銘楊遵彥銅槃之肉浙東名早江北譽延揚旌子子束帛戔戔論成河漢

紙落雲煙賓館久而尊浮甘醴幕池開而花放紅
蓮葛龔之名常在宣明之面依然遂有書札推袁
卤芬薦禰坐而言者欲行學而優者將仕出崇論
於筆端叩餘智於囊底雖丹砂官俸未分白鶴之
糧而畫餅頭銜豈羨青衫之吏一居淮甸再仕邗
溝朝衣履裏手板常投飛書置驛插羽成郵月馳
星送風騁雲遊職司來往事絶句留況爲佛教之
總持作名山之管領護策府以長新拜　宸章而
永鎮臥聞潮汐以分飛吟對琉璃之萬頃山中公
事雲樹成衙水上移文蛟龍捧印若其平仲久要

季布然諾僑札情親雷陳誼託霜雪不渝雲霞是廓定一言以爲交經十年而如昨逢迎則客本非殘聲氣則朋原可樂歲屬柔兆兄住維揚與君交締顧我年忘盟指白水巷近青楊堂衡對宇促膝聯觴愁割氈之江革輒倒屣於中郎豈意一鬼不銷二豎成夢玉版無方銀丸乏用噤痒肌寒支離影墮方聞負杖之歌遽抱頹山之痛騎箕之昔游山是耽逸情海嶠寄與江潭靄涼雲於火宅蔭法雨於精藍是能了恒沙之生死判業境之仙凡嗚呼哀哉疇昔故人今時異物疇昔華堂今時幽室

疇昔親朋今時弔客疇昔笙歌今時雨泣曉露下兮金釭青涼風起兮繐帷白雖彷彿兮魂來終笑言兮路隔縱使白楊堪柱蒼苔沒跡華表風欷元堂雨蝕猶欲寫夫餘哀又何況乎此日

殤女阿鸞哀辭

惟棘人之欒欒兮坐專席而心憂披麻衣之如雪兮淚綆縻而未收値歲序之將闌兮銀箭惡其若抽驚沙雜而灑戶兮酸風晴而射眸旣人事之多迫兮實此生之若偷天復降予以不仁兮奪愛女而難留汝生雖云四齡兮寒暑缺而未周蘭芽芬其初茁兮玉雪皎以可儔思宛轉其娟予兮倚膝下而嬌柔彼孩提之無知兮何善惡之可求曾日月之幾何兮年壽難校乎短修旣生之何恩兮復死之何讎誠庸醫之殺人兮屬殃厲之下援似根

株之痛斷兮若泥沙之踐蹂雖禱祠其何益兮鬼不可以與謀肉非割而觸刃兮腸似繫而吞鉤神非醉而被酒兮貌不拘而長囚哀稚魄之易驚兮向何處以彿幽嗟雨零而風斷兮欲招魂以何遊聽竹馬之闃寂兮睹羅襦之澣漱弄物儼其在御兮空牀宛以懸幬見文褓之森立兮皆昔日之爾侔何彼曹之紛紛兮獨爾形之悠悠或聞呼而乍驚兮旋轉聽而無由魂魄不會入夢兮宜音容之易休昔房櫳之長戀兮今獨處乎荒陬背多方之提攜兮今寬委乎山邱果草木而同腐兮亦朝夕

之蜉蝣倘嬌小其如生兮將何依而何投骨肉等
夫陌路兮陰陽判乎鴻溝聞小名而耳熟兮每觸
諱於轉喉偶一時之誤傳兮舌未縮而淚流惟汝
姊之早殤兮曾未與爾綢繆有祖母在泉臺兮定
保汝而噢咻願勿悲而勿怖兮長往來於松楸哀
吾生之多故兮實惟命之不猶似昌黎之早衰兮
蒲柳零於先秋喪所愛之區區兮不少解乎羇愁
人生忽焉旦莫兮本汎汎其若浮矧爾體之渺小
兮似水上之輕漚寫予哀而莫忘兮曾何庸其怨
尤

楊錦南誄

維年日月布政使理問涼州楊君錦南以疾卒於尊甫邳州刺史官舍嗚呼逝水不還奔曦難駐風敗修蘭雲薤玉樹刺史方抱延陵之長痛節孫楚之餘哀望桐花而魂斷賦薤草而心摧於是繐帳空陳泉臺初夜圖畫猶存儀容如作似宛轉以趨庭尙徘徊於子舍遂乃長鬚款曲華札殷勤用撫辭以光潛德藉遺挂以發幽芬懼增傷夫至意敢有辭於不文因拜手而爲誄曰函谷高高河源滔滔迴瀾孕秀是生俊髦嗟我楊君實邦之秀四知

舊族聲振關右成人之度生而自幼鷹緣飛騰麟角成就符彩無敵琴僩不謬長而岐嶷力學自强口含經籍手握丹黃月華升屋樹蔭隨牀塵流滿案螢明一囊名父宦游馳驅南北縣必膺繁郡多理劇一石壓舟三刀夢益有魚鯉江無虎跡川媚珠還堂空鑑拭催科雖拙名譽自隆賢子佐理惠政重重家以爲國私而治公事有必舉命無不從勞形案牘定省之中門無鳳字幕撤芙蓉傅氏之譜早聞庭訓荊州之絹無煩更問弱不勝勞勤還成困瘣泣難言鵬飛誰信龍樹千方學花一瞬

惟我刺史飲恨西河壟頭灑雪老淚成波昔時骨肉生來綺羅今時魂魄何處山阿烏亡樹冷猨嘯風多新安迢遞廬博逶迤桐棺雨洗丹旐巽靡劃恩棄愛傷如之何嗚呼哀哉與君兩世交情眷戀寢門風義聞聲長誒束芻未置容衣誰奠生絕褰裳死如謀面天道寧論風流如見累德述懷以爲門唁

傷嵇氏小外孫女引珠文

嗚呼引珠汝雖四齡實三歲餘遽罹大難痘發而殂吾不知天所以生汝也何恩而死汝何辜汝花作貌汝雪爲膚乃如花者班然而爲癩如雪者焦然而成枯嗚呼引珠自汝之生不違吾側弄葉拈花裂牋吮墨翠書之旁往來如織提攜保抱無間晨夕我之意向汝能先識我所丁寧汝不敢慢聞汝啼呼我心隱惻見汝嬉遊喜動顏色縱一日而雖離翛于秋之永隔汝性恭謹人莫肯侮長者之前無敢爾汝生客邂逅坦然無沮作男子拜言語

楚楚不知者目張憑爲佳兒知之者識羅紨爲好
女識字未碁數巳近千偏旁波磔漸得其全守字
生知不待教焉可知夙慧其來自天識之無於七
月又何訝乎前賢偶有觸迕母掌其顚不膚受之
是𢙨惟母痛之爲憐緊汝症之初發也三日而斑
齊又三日而驟變疑有鬼手乘隙奪換當此之時
墨色盈面邪火内藴枯象外見法宜攻擊力與之
戰庸醫殺人誤爲虛中投以膩補不復透攻大黃
石膏不見奇功茯苓者朮獨當其衝加以連翹酷
熱旱氣爞爞暑毒相搏血脈不通關鬲壅滯腠理

固封鬱攸不達返陷中宮天耶人耶是孩提者死之亦甚易而何必若此戕賊之亟乖吾不明醫理張口若蒙又不能擇守此凡庸雖萬悔之折骨惟一恨之塡胸嗚呼引珠汝之死也吾實任其咎而非汝父汝母之不保其終汝其怨我欲辨何從西郊以西精廬閒曠厝汝於此城闉在望中有小構汝從母行十年以前與汝同恙十年以後汝來相傍其魂在否莫可名狀果其尚在嬉遊毋悵痛今追昔增我悲恨惠麓之下蓉湖之上明歲而還送汝偕葬嗚呼引珠哭汝不聞呼汝不應改汝舊形

迷汝素性汝口不哈汝目不瞑無可歸咎委之於

命

江孺人誄辭

孺人江氏君谷先生次女高君小垞之元配也道光乙酉正月以瘵疾卒年才二十七渤海公子鰥魚抱痛悄焉[illegible]歎望廬入室萬緒千端同心之盟誰共歲寒跡如泡幻心類爪敦我聞斯言起而長歎欽此淑德以染柔翰乃拜手而爲誄曰嗚呼律正回春星偏隕婺樺燭銷紅玉梅點素花鈿封塵鏡臺掩霧荀佩香寒謝庭雪冱天不憖遺碩人難留碧雲信斷翠水波流蘭閨待字藏面不謀婉娩以聽貞靜而幽窈窕之彥人爭蹇脩歸我公子成

稱好逑二姓郁穆三星綢繆雞鳴之戒式好無尤
尊章善事氣下聲柔煩搊沸湇浣衣進羞小叔小
姑提攜相得御下慈和不加辭色暖暖姝姝春以
爲德酒食之議鍼紝之職有禮有法無非無忒如
斯之人福壽宜臻胡天不弔月缺珠沈初感寒疾
體或積陳不可以風含愁而鞶謂宜勿藥比於懈
塵二豎肆虐膏肓是因飲池有方視垣無術岐黃
束手和緩撤筆藥氣通簾風燈颭室帳抑流蘇隐
封屈戌奄化之前力疾扶持祖姑舅姑稽首陳詞
謂婦之歸四載有奇奉侍無狀獨荷仁慈彻七下

九一任遊嬉三月一亞未嘗嫌遲命不我與天不假時銜恩地下恐從此辭當此之時腸斷重闈神傷弱壻昔日香纓方欣永繫今日芳華豈期長逝僕御失聲戚黨隕涕知者聞者皆爲反袂我聞古昔藥可返魂又聞仙術招亡若存如何環珮無復在門姮娥一去月窟長奔嗚呼哀哉盡餕難捘楞伽空諷燕子愁凝薄絲惹痛骨似飛龍身如彩鳳華表未歸天門常祇陳此誄辭以當歸賵用慰槀祏庶無哀慟

祀竈文

臘月二十四日予入廚下見老婦方明燈然香拱手長跽口中諵諵爲祀竈而有所禱也聽其辭多邀福之意予笑曰此何異操豚蹄盂酒以祈五穀之滿家者乎乃退而爲文以焚於神前曰伏聞祀竈之禮雖王者所必親立竈之文縱庶人不敢廢況乎燧人作火死而爲靈黃帝稱炎生而成聖或名隗兮名禪或姓蘇而姓張夙來都尉之稱舊有嬌孫之號遂作一家司命宜爲五祀常尊逢月晦而朝天當歲終而計罪念某半生落拓未分然杖

之榮十載飄零大有勞薪之目灰心未肯火色空騰不成婦巧難爲無米之炊甘比薑孤豈遂因人而熱情每嗟乎戞釜事或等於徵羹彈來鳳彰誰能聞爨而求讀罷麟經空使跖觚而聽自覺勢無炙手客是焦頭不蒙造物之憐或致室神之怨然而奴喧僕詈不少忿尤犬觸貓翻豈無罪過願同慈母聽言笑而常怡如作家翁任癡聾而不計怪王孫賈之無禱於天媚先夫奧笑臧文仲之未知爲禮祭盛於盆不爲癸亥之脩敢忘己丑之祀禮原有主夢且稱君驅將鉤注泥不潤而長融掃卻

伊威塵雖飛而不礙惟願永絕雞飛之患都無豕
壞之憂橫潦不沈暴風無害休教致與競來烏鳥
之爭若或見形敢惜黃羊之薦從此火長稱聖煙
可名祥看老婦之送迎宜先祭肺祝神人之醉飽
不敢塗糟

祈雨文 安福

昨始東作雨澤衍期高尻下首禱於神祇惟神降
靈兆民有賴香火未收甘霖立霈新秧刺水宿麥
連雲決渠荷鍤拮据殷勤何圖兩旬復慳靈澤溝
澮不盈田畻漸坼杲杲烈日拂拂炎風頭焦背灼
望斷豐隆去年旱虐哀此歉歲豈可洊仍坐視其
斃令或不德何與於民民有不善宜罰令身令可
頫斥民無能遷爲民請命籲我皇天

關忠義廟禱雨文

惟神德貫人天威臨上下宜無求而不應當有感而卽通雲璈莅任玆土三載豐穰閭閻逸樂不意今夏五六兩月以來天氣暵乾竟無點雨天地之交不通山川之澤已竭禾苗枯槁而又爍之以烈日扇之以炎風雖間有雲行雨施之象然東井之符不下西郊之兆空占是必使大田盡同於焦土之可憐而斯民終斃於旱魃之爲虐也於是禱之於天神不應禱之於地祇又不應復禱之於四水星而又不應萬衆惶惶進退失據言乎數斷無不轉

之天心言乎理豈有無罪之死地今稻種巳無所濟而秋糧尚冀有成若能甘澍遽零似可得全功之半此誠危急存亡死生呼吸之際也惟我大帝在
朝廷崇祀之典獨冠古今在海甯敬畏之心不遺婦孺雖正直不受私祝之請而鑒覲定憐哀顲之忱爲此冒昧瀆陳仰邀靈鑒立施膏澤用解倒懸官吏人民曷勝急迫待命之至

既雨復旱再求雨澤文

前者香火乍收恩膏遽沛不正神惠於宿諾得紓民困於崇朝非謂誠能動物自詡精勤直以天必從人可逦呼籲乃兼旬以來碧落無瑕炎歊愈烈大田漸成龜坼之兆深溝僅留鮒轍之波幾令望濟千倉功虧一簣勢難期於再造事欲敗於垂成縱使竭小民十日之灌救力已無加何以敵驕陽一刻之暵乾涸將立待城鄉洶洶官吏惶惶爲此干瀆靈威冀邀神貺甘澍再降民氣全蘇如嬰兒之累慈母不厭多求似暍者之望清陰豈能終日

關忠義祠三求雨澤文　湘潭

前以旱勢太甚再瀆神威香火未收膏澤遽降如響之應捷於轉環以爲萬人之命自可立蘇三秋之成豈云小補已見民忭於野吏慶於廷豈意四鄉甘澍竟未均霑十日炎風依然肆虐偶有潤澤莫敵暵乾譬如全家待哺之飢口不徒望飽於壺飧三年難起之沈疴豈僅回生於圭撮卽今處暑已過白露方來若非降澤於轉瞬之間必至待斃於束手之下爲此復叩尊神願拖靈顯感召雷電驅策風雲幸旋轉於無復旋轉之中冀挽回於尙

可挽回之際人民洶洶官吏惶惶急切上告

告癲鬼文 代

維年月日兵部郎嵇某以從妹忽患風癲不復可制必有宿緣之孽致罹无妄之災爲此設祭誠虔爲文祇告其辭曰吾妹婉娩生長名門于歸查氏閥閱爲婚雍雍和樂禮義是敦一家之內從無閒言何期去歲自南返北忽在中途邂逅祟魘奪其幽嫺變爲剛愎奉侍無狀大喪婦德非人之故實鬼之由舅姑含憤娣姒生憂夫婦骨肉悉爲仇讎父母既遠乃兄貽羞如果有冤必非今世此生非昔前生已逝如果有冤報宜一身何可肆口辱及

尊親人既不道兒復無理寃如可解宜卽去此如不可解寗速之死不死不去爾將何以爾能修怨其鬼必靈我今有言爾必能聽繇楮資福酒醴薦馨享我儀物憐我娉婷若終冥頑帝有常刑誓將

上訴達於天庭

告祭之日女似傾聽癲遽止越三日復作終至於死殆夙寃之不可解耶亦怪矣　自記

如意庵募字紙墫𧑭疏

釋氏功行與吾儒多不相涉獨其教僧雛也必先以識字讀儒書卽梵夾之字亦因竺法蘭支讖諸人之翻譯而始能通以是知字見重釋氏與吾儒正同字本孳生而其用亦最廣不僅爲文士設也揚州爲四達之衢居處麗雜筆墨之用繁猥莫可勝數至於茶寮酒肆門坊街巷之間所以示近而招遠者糊牆黏壁不下億萬計新舊相因風雨摧剝塡委於泥沙之地飄零於簾溷之場有心者惻然而無如之何卽有收貯者轉鬻諸造紙之家㷊

爛而春治之復爲濫惡之紙其孽更甚便益門外如意庵主僧性一誓發宏願思欲一一檢拾而力有不逮第命其徒遇所見片楮寸牘就而收之日既久遂如山積於庵後隙地爲竹棚以蔽之至是積已數棚懼其不可復容終歸狼藉欲募梵塼爲壚隨得隨焚投其燼於江庶無浥爛汙穢之患於是求信修之須達乞喜捨之蘭陀凡現宰官身及善男信女並慨施淨財隨緣樂助踵其事雖百年可舉師其意亦隨地易行漸推漸廣其功德殆不可量性一介王君春丐予一言以爲檀越倡此善

事且有合於吾儒之旨也故樂爲述之至世傳宋王沂公之父夢宣聖以其有惜字功命曾子降生涉於因果虛誕之說不足信第自然之應亦理之所或有也夫

湘潭育嬰堂募增經費疏

蓋聞天心仁愛使萬物各遂其生王道綏和無一夫不得其所況春氣之逢早自勾萌人物之生先於孩赤所以人皆不忍對嬰媿而倍切恫瘝義有當爲聯里黨而咸徵保抱此育嬰堂所由來也見孺子之入井非以納交爲心類慈母之投懷惟在噢咻是賴緊我潭邑育嬰堂之建也歷八十載歲月而有奇全百千口性命而無算能使赤毛空棄挽禍福於抛擲之餘黃口無知遂啼笑於性天之下此其功德爲無量而仁術可漸推也惟是生有

粟死有棤所費本屬不貲月爲考歲爲稽其事常形未足經費固斤斤有數嬰兒每源源而來倘來者不拒則同時並集既多兼顧之難若擇人而施恐任意區分未免向隅之患欲無顧此失彼必使無絀有羸無罪而就死地情更切於待釁之牛愛物必先仁民恩可推於馴桑之雉惟願樂善仁人慈悲在念輕財義士慷慨爲懷解十萬貫鶴背之纏飛五百道城頭之乳誰無父母均爲襁褓之嬌兒如此孩提亦屬愛憐之少子雲璈念切呱呱仁懃煦煦諸君爲衆人之母邑令頻將伯之呼或捐

田以收衣食之租或助銀而權子母之利幸傾囊
橐勿較錙銖沐三春之膏雨定教流潤無窮造七
級之浮圖莫謂合尖已足時嘉慶丁丑立夏日

代焦山方丈募傳戒疏

蓋聞八福田內布施爲先六度門中持戒第一誠以口耳鼻舌實爲滅性之宗地火水風豈僅戕身之具是以江總宴坐同苦節而安禪高適談空破諸邪而忘物彼居士明心尙克持乎五淸五濁矧吾宗見性敢遂忘乎三昧三摩此傳戒之所係爲甚大也焦山定慧寺鎭大海之迴瀾踞長江之奇勝魚龍蔔變氣騰鹿女之臺風雨分飛聲震鴿王之座況乎　翠華屢幸慧日長融舊是精藍今尤勝境若不頻開覺路再續元燈只恐望慈航而難

渡寶筏津迷坐禪會而談空天花色滅衲所爲身捨無從心安莫計者也然而黃金地隘甘露珠寒將使龍樹虛求馬鳴空讚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志結此勝緣得頒仁粟香廚之雛鴿分肥或施義財遺鉢之遊龍同豢爲功於一簣之山先從平地合尖於七層之墖突見浮圖所以宣魚山之梵唄膜十指而共仰慈悲庶幾合鹿苑之緇流證九根而同歸懽喜謹疏

觀湘門靈官廟募疏小引

夫事有出乎此而實因乎彼者又有益乎彼而兼收乎此者人之美君子成之利之溥仁人言之非淺鮮也潭邑居三湘之中當上下孔道冠蓋所莅帆檣所泊無日無之然民居稠密環江而處者不下數十萬戶絕少甌脫地賓客之來往邑宰之送迎局促河干足無可駐觀湘門外有靈官廟雖可小憩而湫隘僅止容膝觀瞻之不肅每心愁焉又邑之南有昭陵灘下多巨石迅水奔注觸而成怒水落尤爲重舟害邑紳士捌爲引洪小船分其載

使不膠始得無恙行有年矣而經費未充船不時置於是奸民託其說而探伺之陽爲援而陰攘其所有其爲害且甚於灘石予廉得不法者數人痛懲之衆以爲快復謂害除而利當興謀所以擴充者邑之人從而和焉文學楊君來章以觀湘門靈官廟左有宅一區欲捨以爲引洪助來呈其券靈官廟僧某請即以宅捨於廟別託鉢募其值歸於引洪冀以煥廟貌而亦得爲往來送迎憩止之所似亦有濟於公私予思楊君之舉爲引洪非爲廟也僧之請爲廟非爲引洪也而仍有裨於引洪不

相謀而適相合所謂事出於此而實因乎彼益乎彼而兼收乎此者是也蓋有數存乎其間而彼佛因緣之說當不外是遂兩許之並序其委折如是且願諸君子之助之者咸爲樂而作善者洵有緣也

蔣海圃披嘯圖題辭 并引

古今俯仰造物之光景常留來往恬熙吾黨之襟期自曠故曾點處聖門則目爲狂士而莊生在當日遂自謂完人然而宇內雖寬人心多隘憧憧者旣常勞朋擾蹙蹙者又自囿方隅遂使鳥啼花落都成局促之形月白風淸絕少寬閒之境吟成擁鼻苦學秋蟲賦出憂心行傷春燕斯徒妨乎觸目固無當於騁懷卽或天性都豪風期蕭爽念浮生之歲月賞大塊之文章徵逐友朋留連歌舞有繞砌欲飛之紅蘤金醆千行無在梁不動之淸塵紫

簫一律漏點傳而聲如雨急牋紙飛而句倘蟬聯不免刻意繁華汩情流蕩未極優游之致難言陶冶之心乃有西華門子東國才人衣冠成蕭育之家閥閱是崔倰之宅長裾罷曳重窺石鼓之文短鋏輕彈久待金門之詔雙鳧颺而入非葉令一鶴跨而地是揚州君乃迴孝廉之船對藍田之壁拄西山之笏折東籬之菊桐陰匝地日當午而猶曛蕉祿成天風乍涼而如水灑墨瀋於燭影簾波之際颺茶煙於鬢絲禪榻之旁所由機神無滯身當境而皆安學養兼純物靜觀而自得豈必忘情魚

烏但恣閒遊留意琴尊徒耽逸豫已哉僕大似崔
駰長年不樂本來平子一味工愁旣內養之無方
致物交之常誘此日看君世上直同行地之神仙
如其置我圖中願比偕遊之童冠乃爲之辭曰
君貌清嚴君氣豪上筆墨縱橫圖史跌宕風簾乍
開月華相向君於此時一何閒暢不入禪窟不墮
理障空山無人水流花放

代募蚊幬啟

羅帷鑒月繡幕圍風梅花護才子之深宵璅子貯美人之芳夢七寶與三雲並麗九眞共百子齊妍此但門綺靡於豪家何必大鋪張於寒室乃若時逢九夏月值三庚佛子無慈黍民多虐聳長針以作喙颺輕翼以爲身夙來門下之呼慣動江邊之哭負山力小聚市聲多當此之時雖密挂吳幬高張楚幔猶且衝突以窺重地候伺而出奇兵此誠擾擾不寧營營無厭者也況如某者家本貧寠身爲厮養宿惟帶露隨蝶魄而驚飛臥每當風答蛩

聲而嚶語遂至飽其利觜肆彼貪心敢輕愛夫脂膏空自成乎瘠痟豈謂籩篠不設竟同儉節之孫謙直以紈扇難搖聊學孝思之㒵猛沈倫邀福甘以身當小白憐飢任其腸潰非人情之可近終荼毒之難堪縱使薰簷有術香騰艾葉之煙誰云開篋能袪藥作荷花之氣聲拍何從半夜勞而通夜爲之無寐把搔不已一體動而衆體亦復難安誠切膚以爲災幸有筋而未露涼堂大厦誰聞聒耳之繁酣寢高眠豈識餐肌之苦惟有共邀衆力大發婁心滅璹瑂之一痕分鴛鴦之半翼已足惠同

縑素集勝書囊費本無多擎原易舉從此南柯枕穩北牖腮虛入黑甜而爲鄉任黃粱而作飯但論陰德無煩誇萬里之裘若廣仁恩何處非九州之被

簡松草堂文集卷十二終

簡松草堂文集附錄

錢唐張雲璈仲雅

作令或問

或有來問作令之道余曰是豈真有譜耶而爲能言之且人才有敏鈍之不同地方有煩簡之不同風俗有醇漓之不同豈能概論兼之轉喉觸諱更有難以明言者然其理固一定不易詎就其能行而可言者舉其略以復

或問孟子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何謂巨室豈

郎今所謂富貴之家歟曰朱子謂世室大家也此賢士大夫所以一國慕其所慕非僅有勢力如今之豪門貴族也豪門貴族如果恃勢驕恣於禮法之外正當亟懲之以爲一國之儆而何有於得罪若今之爲政者遇豪貴之家方且趨承之不暇又何敢得罪愚謂方今功令嚴肅巨室挾勢力以凌人者亦鮮惟是邑有富人官每利其所有遇事則文致以飽其慾壑否則矯情干譽故意剔黜折挫之以博清名皆非政體也富人雖不容其縱欲敗度亦當有以保持之一旦地方有故緩急可恃

倘盡傾其家設有急難同歸於盡而困苦益甚者貧之母也故富人宜培植不宜摧殘宜範圍不宜尋衅亦不得罪巨室之微意也

或問莫難於聽訟聽訟當何如曰是誠難也古者民風淳樸然周禮已有五聽之說可見訟之聽自古匪易今人詐偽百倍於古以我一人之心思才力當千萬人之心思才力歧途百出以嘗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惟聖人能之未可概語於今日也悉心靜氣之外趙廣漢鉤距之法有不得不師其故智者曩在滇中有湯氏子控失婦屢緝不獲會

天旱予禱雨太浮山至眞武廟住持僧山秀他出詢之香工曰下山數日矣隨有山下紳士訴山秀遊蕩不歸廟中法器皆爲所售心疑焉居數日有別寺僧某云有密啟召之入僧云湯婦係山秀所匿問何從知之曰山秀與湯婦姦有年矣令湯婦久不見僧偶訪其弟慈雲僧於某寺慈雲不在見桉頭有詩稾一紙認爲山秀筆係懷湯婦之作以是知之予詰汝與山秀有隙乎曰無然則何于汝事而密陳之曰惧累耳予思婦果山秀匿不應復作詩懷之婦之不在潭可知矣留其稾遣之無何

又有別寺僧以山秀負錢二緡屢索不償呈其券以控遂逮山秀至詰其何以不在寺以母疾對詰以何故售寺中法器以修寺對詰既有山主何必僧修則以山主推諉未修對又詰負某僧錢乎曰未也令某僧面質且示以券曰此非汝筆耶山秀無辭因限日以錢償某僧券附卷中令紳士別延主僧飭山秀出寺退驗其券蹟與詩稿合乃別錄一紙逮慈雲至不問復呼山秀詰其何以與湯婦姦山秀不承擲詩稿與之曰此非汝懷湯婦作耶山秀曰此非僧作并非僧書予笑曰誠然出真槀

山秀曰亦非僧書乃復出錢券曰此券汝前認自書今詩稿出一手有山秀印章且得自汝弟寺中尙何抵擱耶不承將刑山秀語塞叩頭曰詩誠有之然爲吳非爲湯也吳婦死故悼之耳予曰汝與吳婦相遇幾何年曰僅一年今年五月死矣予笑曰汝姦僧漁色有湯又有吳姑勿論第此詩實爲湯非爲吳也汝云僅一年何以詩有六載綢繆之句且通篇皆傷離而無感逝意又有山中字樣其爲藏匿在寺無疑此婦蹤跡不問汝將誰問山秀失色不能辨亦無供詞乃令退在別室喚慈雲詰

之曰汝與湯婦姦有諸慈雲愕然曰無之曰汝現有詩稿爲證且汝兄山秀已供汝矣慈雲曰此吾兄所爲而乃誣我耶因具陳山秀姦狀甚悉乃令山秀質之山秀伏罪曰姦誠有之然婦非吾匿也慈雲亦曰誠然吾汪氏子同産三人兩爲僧而長兄固無賴也湯婦與山秀姦藏寺中爲長兄所偵遂挾之以去湯婦實兄汪某所匿也問婦與汪何在曰在湖北宜城舅氏關某家關卽宜城縣捕役也遂移檄宜城不兩旬而婦與汪俱至乃釋慈雲而論汪與山秀罪有差委折如此安可以輕心掉

之哉
或問用刑輕重如何曰宜重而重宜輕而輕或宜重而反輕或宜輕而反重是在臨時酌斷然自有一定之法酷刑非法也非刑更非法也或曰酷刑與非刑有别乎曰應用而過用之謂之酷如杖非酷也律止四十倘一時而再杖則四十者爲八十矣酷矣掌責非酷也積而至於數百則酷矣荷校非酷也然枷則不杖必待枷後始杖倘一時並用則酷矣或用重枷或用毛板皆酷也非刑者　朝廷頒刑之所無如梅花枷連枷棚子十字架之類

其不流爲周來之死豬愁特地吼也幾希矣予除
枷杖外概置不用自官赤緊以來命盜案山積從
未一試三木必委曲以得其情案原無許刑求也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非以示威也郅都史稱其公
忠伉直然列之酷吏之首見賢如郅都酷且不可
其他哉此史遷之卓識也
或問今州縣所苦者何爲最曰苦貧貧不在疲瘠
之區而在膏腴之地尤苦於衝途人見爲膏腴也
派累之誅求之自上下下歲以爲常且盈千累萬
爲人作嫁而所爲之人面貌未知姓名莫舉文符

如火急於賦稅稍或遲滯訶譴隨之囊無一錢而一差過境車馬之費廚傳之費傔從之費苞苴之費頃刻數百金不容少緩今日方去明日又來而迎送之苦不與焉如是而欲州縣之不貧其可得乎愈有名者愈苦累焉一邑中興廢舉墜之政欲待以行者不知凡幾而束手無策中心怦然且口不敢言貧偶一及之則羣相謹惟默默自喻而已在自守者節衣縮食其累稍淺豪侈之徒以爲苦一身何益復從而靡費焉虧缺公項十人而九此一時通病也然則如之何曰惟儉以持已深自刻

苦但使無虧公項足矣此外無善全之策

或問今州縣所最不便者何事曰莫如倉穀常平本古良法今則視為畏途定例推陳出新其初有不肖之州縣從而侵挪之上官懼其有弊一駁再駁或嚴申糶三存七之例毋許升合逾及至買補今日委一員明日委一員稽查考覈而委員之來大則百金小則數十州縣厭其煩苦而多費也遂絕不申請平糶終年存貯而已平日寶之如珠玉所費已不貲至交卸時後任者多方刁措此厫欲碾彼厫嘗風頤指氣使無敢誰何而氣頭厫底以

及鼠雀之耗又從而賠累焉徒苦官而無裨於民

撲之　朝廷立法之意豈欲如是哉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不得謂非奉行者之過也

或問流娼賭博所當嚴禁否曰功令所在烏得不禁然亦有變通之道地方有大案巨猾往往於娼家賭場中購綫弋獲無論禁之不能盡倘此輩竟畏法不敢存留一遇此等案件無所留戀勢必遠颺無從偵緝矣惟有嚴切曉諭行犯必懲使之斂跡可矣若今日差查明日拏究徒飽吏胥之欲而此輩反恃以無恐於政體無關

或問除弊何先曰州縣中弊端百出除之不勝其除難以吏僕數也然弊有不可不除者亦有不能悉除者如必欲弊絕風清無論其斷不能絕且因是反增弊者有之矣湘潭前任有以除弊爲事者遇下鄉恐胥吏之擾民也乃行一牌列款其上一切夫馬供應毋許胥吏鄉保等索民間一錢先一日傳至其處嚴切曉諭以爲若輩斷不能藉端需索矣居無何有控保正不法者內有云下鄉傳牌者例與費四百後果次增多云云聞者失笑此所謂絕弊而反增弊者也大抵凡事皆未可矯枉過正

過則雖良法美意反爲病民之舉憶昔吾浙有某中丞以儉率下一日出見小家一婦人繡衣簪花立於門中丞命婦人詣轅左右不知所以擁之去及至轅中丞已忘其事其夫圬者而新娶也探刺三日不得信乃售其屋不足又售其妻家之屋得數十金賂左右爲之請中丞始引婦入傳呼夫人隨有蓬首敝衣從竈下來者中丞指謂婦曰此夫人封一品其服飾如此而汝乃華糚必飢寒之將至矣以後當勤儉爲務吾所以訓也賜之粗糲而遣之婦數日爲所拘已恚甚歸又無家遂雉經死

又江南某大府御下嚴巡所屬有奴挾妓飲酒橫索州縣錢事發杖之斃以爲無敢再犯矣後復出羣奴之所犯更甚以爲小過卽死雖大亦不過如是姑快吾意而冀其未盡知也人亦以罪不至死而竟若此何忍復發其事於是上下相蒙豈非矯枉過正之弊哉

或問邑中紳士有謂不宜常時謁接以別嫌疑信乎曰此謬論也紳士中有朝官耆老皆吾師友也有靑衿學子猶吾子弟也古人習射讀法鄉飲之屬無一不與士大夫相親何嫌而何疑若但終日

與胥吏爲伍而不與賢士大夫周旋則風塵之俗尚可醫耶惟紳士亦有賢不肖其賢者吾近之其不肖者吾遠之近之者固相親莫逆遠之者亦不惡而嚴爲子夏也可爲子張也可惟此心之鑒別而已不必預以陽橋待人也

或問每見視事者多至深宵今先生聽訟從不至夜雖晝短事繁亦不過更餘而畢豈有意歟曰凡深夜聽訟者非眞事冗也皆借以示勤也其實淸晝時酣眠飲酒或習於游戲之事至夜則燈火滿堂傳呼奔走漏下數十刻不得休不知者見其深

夜尙視事不肯少息其平日之勤可知豈知村氓不遠百里而來延頸待判彳亍公門之外忍飢寒而不敢去者銜肩疊背不知凡幾幸而案結則一日之事尙了或須再訊又復如是不必枉濫而民情已怨矣視事者尙詡詡然以爲吾勤也不值有識者一笑且昏黑之中弊竇百出或應訊者頂替或應責者代杖皆所不免而左右伺候之人疲亂不支亦恐有舛誤對簿者之情僞或已服或未服其見於顏色者亦無從覺察聽訟必坐堂皇者非壯觀也正以察人情之公而是非易見也又何取

乎夜又聽訟亦不可太早早惟宜於炎暑若嚴寒則窮民衣單食少環伺之際難以耐寒且受杖者於階墀之下以熱腹伏塼石之冷亦所難堪不可不知予妻弟穉久之太守前令泰安時寒冬行杖以羊皮鋪階石上人或笑其婆子氣吾以爲惠雖小不失爲仁者之術

或問待吏胥如何嚴法曰此輩待之自不可不嚴然亦有道吏胥亦人子也即吾百姓也有罪當痛懲之然斷不可虐使之刻待之不當任其骩法以營私亦不能使其枵腹以從事範之法而謀其生

此恩威兩得之道也袁子才先生云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令人感不可令人狎眞名言也豈獨待吏胥然哉

或問檢驗之事如何曰檢驗之事其變多端不可不愼洗寃錄今之金科玉律也大都不出其範圍然亦須神而明之難以盡泥如踢傷小腹腎囊死者其傷必現於顖門牙齒予會驗一人實係傷下部而死而顖門牙齒竟無所現溺死者必腹脹拍之響大概皆然然亦有口鼻手足指甲泥沙宛然而腹不脹拍之無聲者它如所稱口眼開閉四支

伸縮等亦不盡合惟在臨時細心驗屍斷不可嫌其穢惡仵作之言難以盡信雖盛暑必親臨之用手推按不惟盡已之心亦以杜屍屬日後混告傷痕至檢骨有蒸煮二法洗冤錄明云陰雨不得已則用煮法可見蒸煮並不相連也楚南風氣一遇開檢仵作輩必先煮而後蒸已屬倒置且骨經煮後多帶黑色傷暗者反不甚明了故必細檢不得而後煮不可輕用第言枯骨則然如腐爛未久尚有筋肉黏連沖洗不去者則不得不用煮矣至骨之枯者用糟醋等物如法細檢其傷既明不惟不

必煮并不必蒸而愚民不知蒸煮之慘以其見慣
反以不蒸煮爲不如法往往牽控可笑可恨
或問案無確據何以斷之余曰是不可以躁心嘗
也或得間以求之或參互以證之或多方以鉤之
或巧思以引之全在臨時斟酌憶在湘潭有湘鄉
縣民叔姪二人叔挈其幼姪遠賈滇中獲厚利姪
漸長叔予資令歸置田產復陸續寄歸約千金姪
亦善賈家漸以起叔後屢折閱貧且老遂歸依姪
以居姪不順叔因索所予金姪以爲誣叔怒欲控
之而無所據思往控於省垣路經湘潭宿逆旅主

人問之告以故主人曰吾縣主廉能斷卽此控足矣何遠涉爲叔然之遂投狀余問有據乎曰無惟歷次寄銀皆有家書在姪處余曰姪旣以汝爲誣書安肯出且隔屬文提未便汝歸控可也叔泣曰民聞公名故來控今以無據不直卽歸控何益叩頭不止余收其詞曰姑退五日後聽訊因呼黠捕授之計越日捕擒一賊至曰此賊屢有案而贓不得見恐在他邑余詰其窩主賊供在湘鄉某家卽所控之姪也遂移文關姪至訊其何以窩賊贓消何處命大杖將嚴鞫之姪呼寃余曰聞汝素貧今

頗饒裕家貲從何來姪曰民蒙叔丱翼家貲皆叔與足以自給何窩竊爲余曰何據姪呈歷年叔寄銀書余大笑出叔詞示之並呼叔面質姪惶恐伏罪余曰藉叔貲而欺叔理宜重懲今不傷汝骨肉和氣速以千金還叔具結仍移知湘鄉飭領存案賊另訊此無據而得據也湘潭人至今能言之

或問和息應準不應準曰彼既不願終訟不妨從而解之亦古調人之義然必當堂令兩造中證三面訊釋庶杜日後僞息壓和之控

簡松草堂文集附錄終